穀山筆塵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即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為名邦字國名恒字常是以諱為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

如此

嘗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即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彧父諱戲之智淵

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不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待臣之禮宜其辱也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月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衮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中

書舍人崔祐甫以爲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衮議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衮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衮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爲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爲九廟蓋

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於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清陽色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大享殿及圜丘闌干者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東源楊州鼎曰江

都荆州門曰江陵梁州門曰成都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産於其上又鑄銅爲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即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爲含元殿含元之後爲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則内朝聽政之所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坡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爲鑾坡本此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國初朝賀大禮有指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要職也朱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

玄暐為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為宣徽北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宫人叅隨視朝起于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六典曰宫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唐詩所稱如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内夫人至中學士院傳宣聖諭及朱温將謀禪代始罷宫人傳宣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未不聞御朝對百官以宫女侍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舉薦獻以宰相
女功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
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
所掌鐃歌鼓吹曲有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部
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
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宮人所奏霓裳羽衣之
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即漢武角觝魚龍之
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勑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

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爲知體乃令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簫韶之響相去遠矣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廢帝既弒諸王就秘書省見湘東主於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主衣以白帽帶之即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弒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當時白紗名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
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即位改服紗帽黄袍觧曰紗帽烏紗帽
也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耳古人
庶人服黄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時惟人
主黄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来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全幅皁向
後襆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襆頭至宇文氏乃
裁幅巾為四角坐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用

古周禮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而襆頭之制昉矣

襆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四脚唐人以其脚向上宋人始為放脚今之襆頭盖放脚而稍屈其端使之向上兼唐宋之制者也

隋煬帝定輿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螺屬生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三都賦流离珂戍即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為品至唐而稍潤色之以為采章矣

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其工商雜戶不聽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

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即得其真矣確不似銅不知何物○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爲縣官東漢稱天子爲國家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家勝國即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為魏王臣下
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為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
昔来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
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
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宮中呼嫡母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呼婦為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
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及紀攻江陵為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頭卿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其官始見於此然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圵司諸軍為軍家今稱軍士為軍家本此

唐末宮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

遽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延朱温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稱始此唐杓稱天家

唐人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其人稱張昌宗為六郎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為六郎朱滔遣使說田悅稱為八郎上至宮禁中稱玄宗

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

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因稱其母為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

五代稱州將為使長如李存矩為新州防禦驕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内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為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為
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忘其易世也漢
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為秦人
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
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闍赤必闍赤字音疑即今
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為丞相之稱
自嘉隆以来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
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

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illegible]

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為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為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軌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密決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其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此稱然入之號至今以為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嗤也

唐稱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爲給舍中書舍人爲中舍則給舍爲一官矣

姒娣妯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姒年少者娣今俗呼兄妻曰姒弟妻曰娣者誤蓋通鑑註以身年之長少爲次不以夫之長幼爲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過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穀山筆麈卷之十三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解

罦罳二字解者甚多顔師古以為連闕曲閣以覆重刺垣墉處其形罦罳然崔豹古今註曰罦罳屏也孔潁達曰屏謂之樹今罦罳也蘇鶚演義以為罦者浮也罳者思也葢織絲之文輕疎

虛薄之貌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蘇說為是若以為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宮殿上往往有銅絲網疑即罦罳也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顏師古曰閥積功也閱經歷也

飲滿舉白觧者以為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曰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浮君者也

酒悲醉而涕謂之酒悲

緡錢二十而一筭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倒一字即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辯何其固也

稻米為上尊稷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黄門鼓吹至今有鐃歌十八曲魏有騎吹當時宴享從行皆用之今鼓吹廷

惟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用之
至閭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不禁
何也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爲天
鹿兩角爲辟邪又總謂之桃拔

當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旁午一從一橫爲旁午也

祿〻錄〻鹿〻陸〻四字通用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文
[illegible]

梵夾貝葉經也以版夾之謂之梵夾○胡床即交椅也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樂記獶雜子女鄭注曰獶當為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當作獶字

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簟者剖竹為細篾織之即今之蘄簟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騬馬犗馬也

俗謂之扇馬

有足曰䖝無足曰豸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誅另古尾

㓟即剟字也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井無水

同智

六博之法不甚可晓楚辭琨蔽象棊有六博鮑宏博經云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行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黒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黒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云詳六棊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之非今之棊子也

梁史宋全旵以投瓊擊盆中并散盖即今之骰

子不知與古之璦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黒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形四隤而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碁其藝盖始於漢武帝好蹴踘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宋蒼梧王晝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骲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骲箭一名響

餅即今之䭔頭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即今之燒餅耳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䭔糖䭔丸餅也即今元

宵子耳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雞臛
雞羹也
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註早采爲茶晚采爲
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於書想所謂檟
者即是矣
溫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北人猶
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
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

亦夥矣宋元以来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為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采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易番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為藥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稆俟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出禾稆今所謂稆生是也○柹斫木札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為君咲初不知其解及觀北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為后懷娠乃聲言皇

子生遺城陽王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博戲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俗也

胡人軍中好吹唇相呼侯景即位其黨數萬皆吹唇鼓譟上殿今人往往以唇作聲謂之胡譟即吹唇之聲也

觱篥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中唐時編入鹵簿名為笳管即胡笳也

傀儡杜佑曰窟礧子亦曰傀儡子本喪樂也漢

未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上則正謂之窟儡子矣

唐史王凝及第衩衣見崔彥昭衩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濼手謂盥滌面謂頮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堇塊堇塊粘土也

雜考

夏之姓姒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姒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為十餘姓不得其嫡梅福尼衡議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殷後乃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兆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横九畞斷其首而載眉見於軾司馬法六尺為歩歩百為畞九畞為九百歩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歩其骨豈但專車眉亦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甽田以二為耦廣尺深尺曰甽漢志一畞三甽則是一畞長百歩廣三甽也身横九畞則從其衡而視之當為二十七甽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横也

左傳戟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駡人状如此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

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世大臣謂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之法當不如是

漢時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紙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為紙別剏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蹏書

東漢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僥夷人舉種內附

家語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蓋
當非其真耳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
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
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葬墳如有光焰往掘
死人有白毛徧體即是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
俗官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靈獨
行於北方耶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奏狀乃勅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長安洛陽萬里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騎送長安猶以爲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曉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瑣瑣蒲桃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爲必有正音哶者傳訛直作瑣瑣及觀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

娑駁殿娑駁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苑有娑駁之名至今相沿遂傳為瑣瑣耳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太后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良藥經宿始蘇桑皮線可縫腹皮

武三思使周利國殺五王於流所以表怨已素服黃金逼服野葛汁數升而死本草野葛類鉤吻鉤吻類地黃

建成欲誘秦府驍將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後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畏暑令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出此

唐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賊中衣縑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巾也以

進士為青蟲大奇

上清傳德宗怒陸贄曰獠奴我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嘗喚伊作陸九云云褚遂良諫立武后叩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贄吳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為獠其義何居

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謚皆以繆為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為謬豈因其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来謂之散樂有舞盤伎

舞倫伎長蹻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想其形類為名耳

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髽角敝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敝衣執帽以從其狎侮媟嫚無君臣之禮如此參軍之法至

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挣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閑至與宰相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殺不可解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即

此可見一緡是一千也

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疋

昇仙太子即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爲撰文立碑詞翰並美今其石尚在爲古名帖亦奇跡也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也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

自拔耳史傳敘業為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士人種族必多直世代綿邈名字侏𠌯不可究詰耳

世傳呂喦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十六年為河南觀察使其子温為左拾遺入王叔文之黨○壮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頔在襄陽為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頔為虜族不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忸于氏從拓䟦起於代壮更為于姓此

所謂虜族也與邢子之後不相蒙矣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蘊諫其舉兵林姓始見於史孫湎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晷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姓寂多皆以為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考質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排馬牒即今之白牌也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遇旬則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參謁也

宋臣黃萬石諭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牙牌書銜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帶否

宋人詠紅梅詩若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似言江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

梅開甚遲往往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必言似矣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叙巴州滕王亭子見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宮館之盛所至輒為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爾考史滕王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遊無節又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不及二王勑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太慙

曲江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至唐開元中大加疏鑿遂為勝境其南為芙蓉苑其西為杏園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西安鞠為茂草無復遺迹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為東平太守有洞庭詩叙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為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即位擢為侍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蚕尾

山前乃今東平北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之區鞠為榛莽俯仰千載為之一嘆

寒食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琹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俗多上塚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為社日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安禄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都東平府皆以其爲望郡也

露布之體蓋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狀建之漆竿昭著耳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末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既平幽燕命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而

使劉仁恭父子荷校其下此乃决獄之牓非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其印綬不為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内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即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縣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為職印乃始大耳

咸通五年彗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爲含譽瑞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含譽與彗星必甚相似俟詳考之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張業起舞指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一積與之錢積二字始此

木華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群臣其孫安童年十二十餘爲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爲英宗相皆以忠勤正大爲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爲相

奉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胥氏洒削濁氏胃脯其所貨至為纖嗇往往鼎食擊鐘盖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壽醬屠沽有千萬之貲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刁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斗晝炊夜擊既曰

等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穀山筆麈卷之十四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記一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盖漢以斬蛇劍為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為飲器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

蔕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蔕頭同藏則汚聖矣

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兎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殉葬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復出人間矣五代賊帥溫韜盜發唐帝諸陵

昭陵宮室閎麗不異人閒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閒此知蘭亭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於何代耳

天寳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百牙盤食蓋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即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設裝食味於上至是濫而爲百爾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未考其制及敬宗即位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沉香為料也沉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心節獨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附子横陽等號至可為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諸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求足哉

新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

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
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
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
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
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
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狻猊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
布纒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狻猊日食一
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狻猊計之主者

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貲如此使如宋之艮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夷所獻獅豹鵰鶻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壯士千人可不惜哉

雜記二

景隆二年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廷燎作樂即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后阿奢遂為千古咲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

同音豈知其事之鄙褻如此李嶠宋之問輩臣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為口實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為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踰牆黼先下以肩承上足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人主舉動即贊御近習以供發承寵若不過徇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能昧者二臣

是也然野猪之誚有稍孟之風而讟又出其下矣

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媼相愚謂不如稱京為相公貫為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太尉時稱為隱相亦媼相之別稱也嗟夫後之為媼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內媼相而重是王良變奚比而為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

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侫寺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哄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亦大奇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為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

時為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援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幾因上疏劾逐之即此一節緑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為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使分祭其先壠時謂之敕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為多故云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爲相無他 以但不許令史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爲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質帝𠂍年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云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閎籍

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為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天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面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裹頭內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即其遺制也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黃之句第不知黃眉墨粧若為點畫耳

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illegible]
粟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爲一色[illegible]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元
命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
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
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見當
時宮女不作男兒拜也　本朝命婦入朝贊行
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
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為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為女而男淫云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等私與中官為偶其相妬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為一笑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嘗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得幸於明皇稱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

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為武后所嫉寘毒而死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晋之亂荀崧屯宛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卒解崧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內助爲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士與參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鼓衆掫徒竊盜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況神明之主哉

克用為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為不可曰王昔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

下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正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為庶人其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此可作一笑妬亦有用如此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亡身隕祚者使

其婦能妬當不至爾

雜記四

温韜遍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絕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出乾州其上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輙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為一詩詆之云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所依泊得道傍鄉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疾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

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丁年雪蝠猶能作腥臊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群鳥數千啣土投穿栗太子葬處亦有此異烏雀亦有知耶將或使之耶

盜跖膾人肝以為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群盜真有然隋末朱粲食人使者醉啓之即曰啖醉人肉如啖糟豚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

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突來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黄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為糧生投碓磑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滅焚蕩殆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楊行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食盡取

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劫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户之衆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門出死亦且數萬即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許容貌異常皤腹臃腫見人嬉笑如世所畫布

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世以紅巾為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而舉以為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方解

雜聞

吳下一士夫嘗為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之父顧翁嘗為小賈鬻綫其嫗甚妬僅一青衣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遣青衣饋食至則雷雨大作不能即歸翁因請間既而有孕生男即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不得因送磨房欲令驢馬踐死磨房主人收而養之長而聰慧不羈丰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游邑庠翁嫗終不以為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久之文康及第嫗猶詈其生母使之遂既執爨

不令見子文康遂介親友入内長立庭下固求見母嫗復大恚文康固不出曰即一見死不恨親友從旁宛轉廼令自爨下出衣服藍縷文康抱之大痛親友皆為泣下

顧文康公為諸生時父母不子讀書山寺有羣乞兒相與逐得一犬呼羣乞剝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折其像斧之以爨凡焚兩羅漢而犬熟即與群兒環坐擘而大嚼爲之一飽其貧而不羈如此吳下一相知

爲予述狀大與馮當世事相類

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父名其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村憇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爲章丘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爲罪復畀之若干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爲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

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少與囊襆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為市舟中猝遇盜賈即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忼慨謝曰吾無意攫子金也然我嘗刼麻一舡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利矣易予之金可乎賈遂載麻

而歸藿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隲之巧者也

濟南王公勅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以為仙敕少為諸生即好談仙道多識古罷物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

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王生也復使沙彌下取食物叩户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王生也赦以進士及第為太史出為陝西學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捉雲來吏哭而赴之至則落地為石吏取以奉赦赦擘食之赦年六十餘死里人徭賦長安於良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方來視之赦也里人

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敕咲曰　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與兒其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敕以是日死也君恭簡公病甚敕往視之曰公尚不死至其日有一鶴落庭中公乃逝耳已而果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為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貧請決更歸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

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肆市一日聞公還從群婦出觀鼓吹道從威儀甚都群娼指示曰此車中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慙恨即闔門自絞死愚謂此娼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爲予言黃京兆事黃京兆者名鍾延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甚貧夫婦日食糟糠得少許米糈皆以啖鍾鍾感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翁媼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州守蔡公夢城

隍謂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貧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屣吾有明日守往謁神祠仰視冠衣俱如夢中所見而左有小兒履痕守即召廟中讀書群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爲召鍾問狀蓋欲上探雀鷇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廩米一石令伯父養兒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爲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比鍾十

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巳懸車徑來視鍾方以夢告後鍾至順天府尹而歸伯父巳前死媼又他適鍾事媼甚謹孝養逾於所生云

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予之巳而蔣生錢盡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駔儈行西門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閉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

所見駔儈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為所攝苐母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而死其日子錢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為蔣生所訴見府君府君曰駔儈當質對妻何為者亟縱之還夫及駔儈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駔儈見夢其妻曰收我我不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為予道狀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為颶風所漂泊一絶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

為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蓊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為裳面目黧黑肌膚如枯腊雎雎盱盱見漁子入相顧驚咲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居率如蘧廬而無爨釜其旁往往有池池中以寄浸食物大抵黄精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咲已而取栢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

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但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五色璀落可玩漁子各收數升置之舟中一日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鞣鞨琵琶諸寶也其中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一兩不溶則柔忍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為予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氂為裙着長衣下令其蓬蓬張起以為美觀即無氂裙毛

係竹圈襯之殊為可哭及讀王莽傳莽亦好以鶩毛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隆慶初年見朝鮮入貢使者自帶以下擁腫如甕蒲伏而行想亦有氅衣在下比數年來直窄上衣下短知中國服不張起矣

萬曆甲戌甘肅築城掘地得卜棺千餘卧皆長尺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以衣有寸許潞紬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小敢以聞然京師多有知之者弟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

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山之神曰俞兒武帝時有巨靈及抱朴子所載肉芝皆此類也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爲西邉大帥嘗鎮固原有民家子媳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毋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覔之不見明日遍走求竟無蹤跡已

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爲一驢帷留一面兩乳昇至帥府予之芻豆即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閒談偶及其詳如此

隆慶二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雨爲人傭工與其儕同宿一夕化爲女子其儕狎之遂爲夫婦守臣以聞良雨自縊死

穀山筆麈卷之十五終